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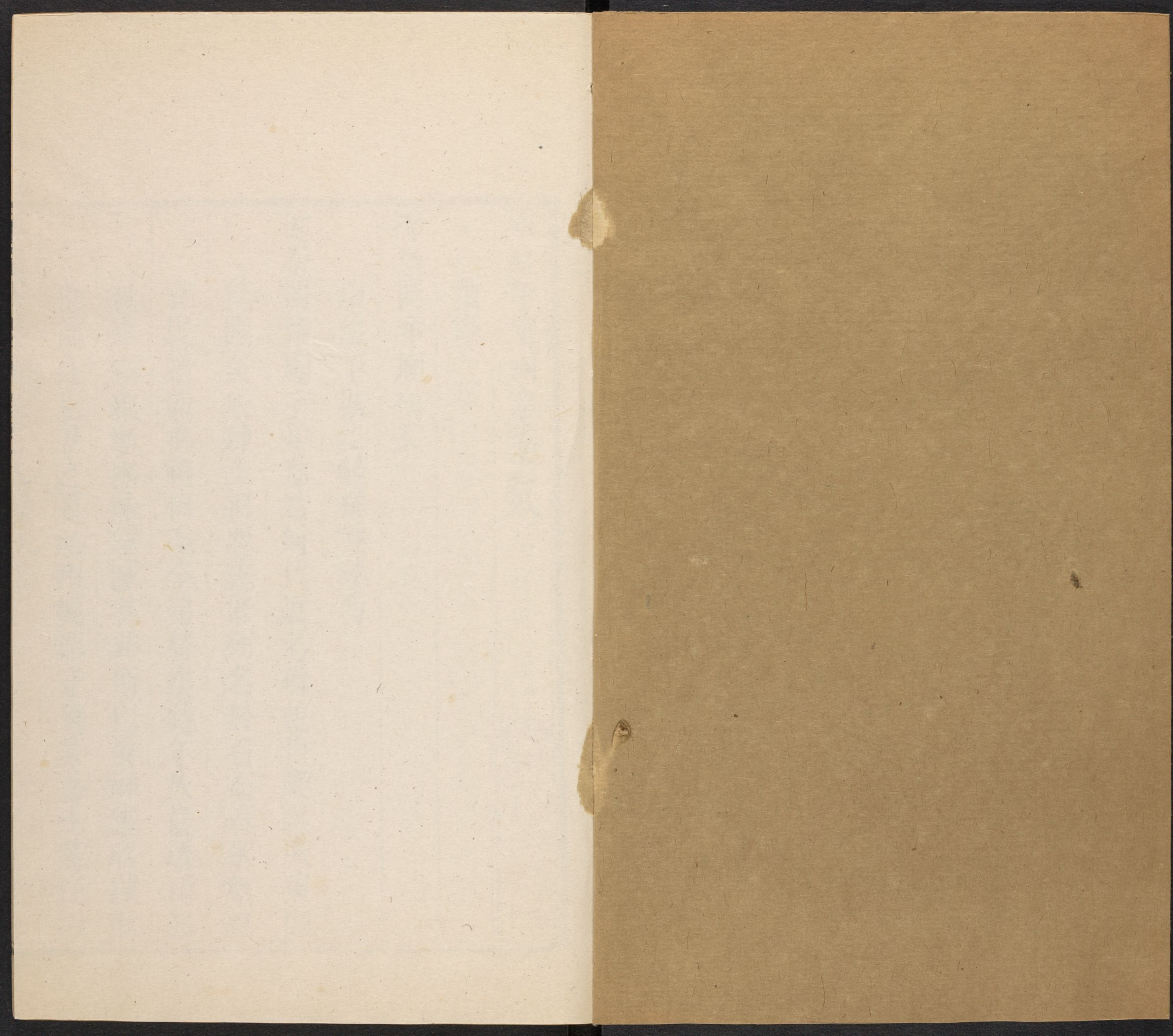
山西平定州志

8

3150/1438.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5 1936

Gift of
East Asiatic Society



重輯平定州志卷之八

重修

御祭關帝廟碑文

州治下城之鐘樓巷建有

御祭關帝廟不知朔始何代近考碑記自康熙庚寅暨

乾隆癸未紳士捐費重修列名於石而春秋祭祀

官民瞻仰典禮固至今弗替矣特年久歲遷雨漏

日穿廟貌漸黝昧就滅甚非所以妥神靈昭誠敬

也歲在己丑之夏沁州姚郡守署篆吾土蒞任以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來百廢具舉而入廟告虔目擊傾圮爰捐清俸以爲紳士倡一時樂輸者衆而住持僧通德亦出其關東所募六十金共勸厥事舊有大殿并啟聖祠及東西兩廡概從補葺又爲山門戲樓以壯厥觀不數日而向之黝昧就滅者今且丹鉛藻繪輪奐重新亦可見郡守之至是邦不以一官廛舍而久暫移其修廢舉墜心也若夫帝君之功蓋當時名傳後世又豈管蠡之所得而罄耶旣已遙觀厥成因誌數言以勒諸石

新建平定州義學記

姚學瑛

嘗讀柳子厚文至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弟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未嘗不歎學校之興由此其選也余備官沁郡山城僻壤亦曾建學親師栽植多士數年來書院修脯膏火予直以捐俸爲已任歲在己丑之夏移署平定見夫人文秀美甲第蟬聯士之服古窮經者比屋皆是特念葦門甕牖之子無力延師不可無義學以廣士類爰就學宮舊址增葺廣化堂三間又于廟戶所居

補而葺之爲來學者廣學舍而以歲入官房租息充作修脯一時師儒訓迪士類景從蓋彬彬乎得造士意矣規模甫定紳士等請記於予予乃進紳士而告之曰古者蒙以養正士之循循規矩入孝出弟端自童蒙始而鄉先生德高望重每不惜餘論以獎成後進迨夫教有正業砥行立名於焉盡出生平之所學上爲

國家宣猷分職媲美典型今日之後生卽他年之先達也諸君準此意以父戒兄勉俾此都子弟屏黜輕儇敦崇實學庶不負余嘉惠後進之初心也旣已宣告諸君退得書數言以記其巔末云

姚刺史荆建平定義學碑記

自古作人之化立教居先以故國建成均郡崇庠序總以樂育羣英爲國家培植幹計也平定環山爲城城分止不上城舊有書院多士得所觀摩而子弟輩未知句讀又苦無力延師義學之設蓋有不容一日緩者乾隆三十四年適沁州姚刺史署篆吾郡以爲是誠不可緩也因就學宮左側補葺舊屋十餘間思延鄉之宿學主講其間而費無所出適有官房租課歲計可得青蚨六

平定州志 卷之八
十二貫除禮相規禮二十四千外尚餘三十八千有奇
刺史以爲此公項也曷弗卽充此爲修脯費於是謀諸
廣文馮公名振徽相與董率其事事成而凡吾郡之子
弟皆得誦習詩書敦崇禮義是直以父母斯民之任兼
師保而大有造於我州矣刺史姚公名學瑛字光珍號
梅園山東鉅野人紳士宋有祁朱應爵任用儀等謹誌

平定州修城記

劉樹坊

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記曰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國險城郭溝池

也夫以衝要名衢築土爲壘顧令歲久浸剝將周
禮重掌固大易之戒復隍其謂之何平定爲晉省
東藩舊有上下兩城由來備載州志明嘉靖辛丑
流賊入寇殘掠郡邑延及州城垣墉傾頽罔有依
據居民逃竄多罹毒荼牧圉不固良可慨也會分
守大叅文安王公儀行部至州督刺史周公尚
文重修之壬寅八月寇再至民得安堵禦侮捍患
實拜王公之賜嗣後隆慶崇正間粗有補苴迄今
一二百年海宇承平堞廢塹湮樵牧往來若坦途

然蒞茲土者意存乎傳舍見類於道謀迨方公
浩王公祖庚先後奉文估計報部存案未及舉
行意者興廢有時故因循而有待也耶歲壬申文
登陶公來守是邦百廢俱舉治官如家視民如子
凡有建置不要近利圖久遠觀茲傾圮方慮無以
式廓庇斯民也適奉

詔諭行催各省修葺城垣以資鞏固而壯觀瞻晉省計
工凡二十處創興因各不相侔而平定領項最先
辦理較難蓋舊估已定一萬二千兩有奇之數而

續圯又經二十餘年之久經費有常遺漏復多士
民鯁鯁焉爲公憂之公則慨然引爲己任心殫於
區畫口勤於告誡躬勞於巡視已估者務求完備
未估者毫無遺缺於原估之額復節省二千餘金
良以錢出公帑罔敢虛糜耳由是卑者崇薄者厚
樓櫓雉堞煥然一新巍乎壯哉成金湯矣是役也
土木繁興四民不擾非公臨之以智撫之以仁期
之以信董之以勤孰克肩厥鉅而觀厥成哉信乎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工旣竣州之紳士父

老奇公之才濡公之澤謀所以不諉我公者屬記於余竊謂覩甘棠而思呂伯歌來暮而美叔度此固情之所難已而未觀於公之大者也公自下車以來政治化醇遠懷邇安則鄱陽之烏翔未爲豈弟矣訟簡刑清移風易俗則成都之琴鶴未爲暇豫矣摘發如神奸邪屏踪而靈雨四浹轉歉爲豐則昌平之懸蒲臨淮之隨車未爲卓絕矣修城特其一端耳胡以記爲且公方崇實黜華歌功頌德之詞毋乃近於諛而拂公意僉曰否否平居聞一

善必考其姓氏詢其里居徵其事蹟鉅細之實劄記之以觸於目而感於心矧茲役之利賴在生民而勤施及後世耶聞公自衡陽遷平定湘中之咏歌具在也吾輩好德之情何獨不然則縷其顛末嘉其貞珉將來之守土者得所考鏡補葺完繕俾斯城之勿壞焉亦後事之師也寧必爲公之所不許言及此不覺蹶然曰休哉可以觀治化之行與直道之公矣爰不揣固陋而爲之記公名易字經初別號悔軒山東文登人城經始於乙酉八月報

成則丁亥七月也半刺田公僖邢臺人候補令胡
子翼章邱人皆奉委協辦例得備書

妬神頌 并序

明李 誼

粵若稽古徵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宋
王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東周
莫不事載圖書名標史簡晉東之美者有妬女之祠焉
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
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顧微軀儀形飄殞於
沒湮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爲滅燭

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法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
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諺云百日斫柴
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內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
期逆之則雷雹傷物兄則運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
真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唯兄及妹與世
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不及渾天記曰著寒
食者爲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互有得失其來遠
矣安可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其有廢
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東北至土門之口西

平定州志 卷之八
南距盤石之山方圓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
化國步猶艱塗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巋然獨存
簪裾近叶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授
於妬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令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
無波葛爾小戎曷足爲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
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飄
飄轅門屏藩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尚書
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公諱
警此禁闈公掌握衡鏡
心韞韜鈴勢若轉規詞如泉湧運籌帷幄孫吳詎可比

其能料敵戎旃衛霍不足方其妙浙江遺愛但美還珠
汾浦來蘇唯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節度副使前永
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
南東道節度經畧副使上柱國黨公諱昇鎮茲巨防公
天子忠臣元戎外葺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諂而不驕往
任滑臺職居惣統近歸本道位處專城投膠之義遠聞
挾纊之情久著 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
業長筵繼日士忘其勞細柳垂陰衆歌其美水碾成而
永逸衆好雖傳軍井達而當閑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徼

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
播於將來貞石旣磨斯文可作 真泉湧祠下蓄爲碧
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瀟瀟衆潄雜雷霆之聲温雲拔
日類風水之會經深寒而氣蒸萬象處炎燠而清潤一
川灌木扶疎引千條而接影織苗藿靡爽高岸而隨風
自古則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
秋賽庶乎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僚拜而或俯或
仰旣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峩峩側弁三軍以之
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山西

一道或衣以綿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豈翰墨
之能諭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之而累遷蚕者
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奚不能遠邇奔
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詔
又聞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謹
因退食之餘櫛比陳其梗概也銘曰凡有異行宗之曰
神匪害於利寔利於人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爲佳節
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德音無斃蒸嘗不已祭
其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

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烟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茲令
範光我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妬祠之水澹爲黛色
跳波噴浪如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忒與雲致雨侔
造化力顛顛昂昂象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休息神之
歆之福善寧極

老君堂碑畧頌

唐薛道衡

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
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以老子爲號其狀也
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異爰自伏

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
藏史柱史之職國朝屢更容貌不改宣尼一觀嘆龍德
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
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
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
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鍊形物表
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叅
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
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

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稱也莊周云老聃
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
言抑亦蟬蛻之微旨頌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
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
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淡泊俗異冲和尚賢
飾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
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
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

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啟神化
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
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皇受命迺神迺聖
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瞿魄同尊叅
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欵萬方托心鴻臚
納賚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典禮
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見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
亭臯彌望桂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霧淒清
僊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

平定州志 卷之八
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諸頌幽明資仰敬刊
金石永蟠天壤

物力議

李可贊

物力有盛衰天地之氣之盛衰也聖人立極以補救之
當其盛必人知樽節際其衰必人知勤苦如培生意於
寒沍之中毋或戕伐以迓天和斯善受天地之氣遲而
積之以至有餘人事也實天道之不可易也以余曾所
睹記叅諸目前天與人若相反而不相爲用人蓋專任
其咎矣余生且七十六七歲時記諸物易易錢較貴而

斗米四十文爲率則五分數襍糧二十七八文則三分
也果菜之屬充盈美好一二文必盈把五七文且盈抱
時亦災禱旋得豐亨天之氣若暫歇以大孳生不謂無
意歷三十年中間稍低昂不大駭而牛羊肥碩畜產繁
盛前後未改也民生其間不用巧而用樸不用侈而用
約不淫蕩以傷人心不暴殄以殘物命賢愚各適凌競
不生余不肖蚩蚩安享蓋四十餘年云逮流寇四訖世
始變物始艱貴賤征逐無可深怪乃若旱澇千里頻復
不休地幾不毛苗多不實百物艱難至極故其騰湧或

三四倍六七倍八九倍十倍不可止愚民因循其間不能遞減而省受其不足之數逆而上之駸若據其所有餘用亦五倍十倍不肯止吁異矣昔日中人之家嫁娶用青梭作上衣今易綾羅增金珠可異也昔日宦門富室文繡之衣不數襲貴重之幣不輕剪而燕居必澣濯着體必布梭今通體綾錦艷新奪目可異也昔日物易致席易辨聊舉一案百五十文事而猶會不得數匪出無故今侈意豐腆羅列盡致一下箸不數千文不舉焉轉相慕倣競爲矜誇可異也至若內人往來稠疊倍至

一有會必精潔飛觴勸酌歌呼盡致可異也又若妄意修福一愚婦人導之庸人百輩竭蹶從之立祠宇修齋供在彼在此日異月新迄不能止可異也天不雨粟地不湧金嗷嗷困窮何必在無藝之誅求供億之繁難無極哉則嘗取而譬之天地吾大父母也今言一家人父母勤瘁子孫服食不言勞或子若孫淫侈自放罔知檢束則父母怒譴怒既加淫放猶故父母卽聖善筋力不繼而不得贍可若何天地之大無以異此嗚呼備極多凶風雨之好莫從亦旣警告我下民矣而山林若濯河

流頻溢有意耶無意耶或其厭棄不加憫惻未可知抑或耗竭多端氣不能充弱不能收攝皆有之而庸衆人不一知懼可乎懼則思思則憂深慮切將有變計焉惟在上者審時察理遏其所必趨予以所共止則運會在

我疑天休回天意其有賴乎

淮陰侯論
宋陳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闢

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凡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逶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

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之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廼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欲假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能用信廼一舉而被趙議者以爲使左車之策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

之雌雄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寔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寔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能下井陘因畱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遲之二三

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於是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而又知左車奇兵寔以斷吾後也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况餘貪得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兵逐我勢將相迫廼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據其壁而擊其背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擒則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

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乃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操能敗繡表信獨不

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建義勇武安王廟狀

明李愈

愈十四五時讀書平潭精舍於五月十三日之州過義井三義廟見諸優人作王像戲於前以娛神心竊不平謂王必不享也歸作文一通呈諸父叔咸以為是夜感奇夢於時竊許建廟後遇選貢例嚴司文者欲以愈應默卜於神夢遺予三品童服遂固辭貢事迄今竟負神貺後守鳳陽夜過固鎮頗有戒心見神呵護以行不敢仰視果有鹽徒千百持利竹幾於相值建廟之意密臆

以决夫漢錄既訖羣雄四起王獨委身昭烈恆如一日所以示天下之大忠可為後世事君之法嘗為曹瞞所得從容報効竟歸應主所以示天下之大義可為後世處變之法圍樊逼許志窺中原繼之以死所以示天下之大武可以為後世討賊之法祀典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王事兩得之則祀之宜矣舊有王廟在西郭門外淺狹不稱祀享愈因捐資遷諸高爽規模宏大諸峰拱衛冠山據面負陰抱陽為郡勝觀云

高嶺書院孔子洞銘

明陸深

平定州志卷之八
穹崗峻嶺以配人文峩峩冠山其上干雲豈曰藏副羅
此典墳青青佩矜式歌采芹孔顏雖遠大道日聞羨培
有見尉我同羣梵宮琳館一何紛紜闢邪崇正自我孫
君

文昌祠銘

苗蕃

文文山以一身荷三百年綱常之重運當浩劫精忠悲
壯發於詩歌謂天地正氣上爲日星下爲河嶽於人爲
浩然浩然者蓋直養所性之善而篤實光輝以至於大
者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俯仰古今

惟文昌帝君一十七世爲士大夫傳九十七化之行

藏而經緯三才也太史公天官書曰斗魁戴匡三能之
上是爲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贅相四曰司命
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則凡文明武威賞功刑過好生保
嗣救一切苦厄皆在所掌不特權衡桂籍臧分東壁圖
書耳地輿志名山大川江廣漢永發源於岷峩之域控
以灑瀕瞿唐奇秀甲天下上帝寶五玉印授神禹治水
藏之灤溪故神靈瀉發每在華陽戒士敬字之文瑤章
璀璨鐘鳴雷杼降筆飛鸞多兆坤維也人事之紀以見

於經傳者示信當周宣中興申呂嶽降仲山補袞方叔壯猷召虎平淮一時孔碩肆好之音多吉甫所作吉甫大將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歸而燕喜所謂侯誰在矣字以孝友而不名則帝君實相燮迨秦漢唐宋皆有顯應迄我大明都城東南觀象臺之前是爲帝宮月窟天根實居其勝公車八士三年雲集祈筵徵夢羣彙木天海丙之建祠者咸準則焉右文大一統之治實超歷代上接成周嗚呼盛哉越至於今日月沉淵滄桑易谷三百年綱常之重竟任伊誰忠孝慈仁經權未亮元黃剝復

數理當享帝君仙釋交修現身說法隨時與處遍滿聖靈則必幹旋造物錫福生民矣一十七世之外世世焉窮九十七化之餘化化何極尚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左右哉善乎蕭山先生之言曰豈當今世而常隱不現必不其然先生姓黃名三尚以於越名宿來牧平定蕃昔感夢帝君適出先生門下興工緣起俱在引跋石碣中先是董其役者則延君國禧紫筠爲憲副公仲子翩翩塵表與延州道士袁真福爲外方交破堅拮据克襄厥始丹蘄暨茨蕃頗就緒事在天啟甲子崇正辛未間也

紫筠既没子曰遐齡才品文學足世其家高等籍甚而
久稽一第甲申寇至薦紳受禍延以潛鱗得逸是有後
福賊之犯闕西奔也三晝夜軼井陘口數十萬虎狼蹂
躪我里者近半同寺觀廬宇焚毀幾碎而帝祠巍然道
士典持力也蕃亦出險憂患而生視息尚在人間乃相
謂曰祠建二十餘年曾未作記今閱世鼎力之身是碩
果不食也則帝君實呵護焉不鐫琬琰寧示將來爰碑
而銘之其詞曰 斗星玉衡泰階之庭帝謂文昌咨爾
六星六星云何兼資將相司命司中司祿是貺昔授神

禹王印在灤嶧冢導漾氓山導江國志華陽梓潼靈閣
降筆飛鸞以彰文瑞詩歌二雅周道中興文武吉甫元
老內憑穆如清風其音孔碩孝友字張首匡乃辟陋秦
登漢跨宋包唐大明文教誕敷多方士大夫身一十七
世九十七化歸於慈衛天將救之越至於今若之何其
龍髯飛矣鳳兮衰矣神之格思巋然我里追記蕭山威
儀漢官南陽名胄西極黃冠輪奐方鳩肇錫我夢謂我
賁皇楚材晉用續食京華二十餘年見符凝碧隱學藍
田裴迪似延輞川擬瀑遊方之外帝所清福碩果不食

平定州志 卷之八
留此同人貞珉莫泐永祀千春

平定州唐李諲妬神頌跋

國朝 朱彝尊

異哉妬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於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役然則妬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也碑於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

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神之行事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其妬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媵臘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妬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妬神之水淡然黛色興雲致雨倂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於錄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強圉協洽秋八月朔

平定州志卷之八
明蒲侯忠烈朱公殉城傳跋

孫奇逢

魏子一鰲自平定歸爲余道蒲令朱公一統殉城狀朱公蓋平定人而宦於蒲城者也繼而出一編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正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

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焰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

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

先帝嘉公死已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真忠

缺

先帝臣稱忠烈從衆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

缺

獨是君是臣始而無愧色耳

女媧氏辨

王道行

曰女媧煉石補天事出於列子宋儒以爲荒唐之言不可信此以常理論之也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聖人之所傳吾儒之所學不過知其可

知者而已今據科斗而考於洪荒太古之前拘聞見以論神聖人御世之事安能測其有無且女媧之爲女主程子比於武曌以爲開闢所未有之大變不倫甚矣古人命名多有不可曉以女媧爲女則奄息爲奄毋丘儉爲毋馮婦爲婦可乎博古君子宜再詳之

晉公子申生祠辨

張佩芳

祀事大典也所以爲民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是故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不必求實以人而謂能職此出雲降雨見怪之奇也若夫賢人

君子其砥節立行足以振頽激頑迨其沒亦曰神然或其生於斯宦於斯流寓於斯非必謂其爲某山某水某川谷藪澤之神而祠而祀之也斯爲祭典平定之望曰嘉山水曰黑水黑水嘉水也則祀嘉山黑水爲宜或曰茲神也是晉公子至明郭絃作記乃曰是晉公子申生其言曰東山之役臯落氏實出郡地又曰公子之死死民之思民仰公子如日焉郡之有廟固然於是乎嘉山黑水之神之祀也而公子申生焉矣甚矣其誣也余考左氏禧公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

平定州志 卷之八
者赤狄種也在潞州史記晉獻公十七年太子遂伐東
山東山赤狄也今樂平縣東七十里有臯落村邑志以
爲卽其地然考晉於魯宣公之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
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滅厲咎如而赤狄始盡始
兼有今上黨及臯落之地是東山之役申生未盡敵而
反也而民何思之與有且夫艷千古之談者昧中庸之
義豈不聞諸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如以申生之
死爲可思則亦死之地及其生之地宜然耳不則流寓
之地亦可思則唯今臯落宜然耳若平定則皆非也而

民何思之與有而又有何祠而祀之與有絃又言嘗證
之太宰白岩喬公亦以爲然且曰某遊郡中有狐突廟
一豈非左氏言適下國遇申生之地耶蒲臺山廟亦曰
晉公子尚存獻胙小臣犬狀余謂此更非也晉之始都
在翼括地云故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也其後
乃大啟疆宇稱爲大國然當太子申生之伐東山臯落
也其時霍大山以北至今太原之境不見於傳則皆翟
地也後惠公夷吾元年更葬共太子越四年而有韓之
敗然以當日平定稽之與晉國都相去固甚遠而不屬

於晉狐突何因而來適於此且下國晉之曲沃新城也
以其在絳下故曰下國曲沃則今聞喜縣也下國不在
平定又明甚由此言之祀狐突者亦非也或曰茲祠非
申生是則然已而嘉山黑水河神也余曰嘉山黑水之
神也考神之始祀不知所起然於後周封侯於金封公
於元封王古者山川之祀禱應昭答則加封號而如曰
是晉公子是申生果於民何德而侯而公而王也故曰
誣也抑余嘗考郡志今澤潞水上有妬女祠唐李諲以
爲介之推之妹介山氏相傳介之推被焚其妹恥之亦

自焚因號妬女至元好問作承天鎮懸泉詩力辨其謬
今載藝文志申生之祀也其介山氏之流亞與然惜無
有能辨之者惜夫

榆關考

張佩芳

延論舊志云平定古榆關郡白思明重修州城記以爲
漢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於此因築城以榆木
塞門肆號榆關然史漢皆不載其事按隋書高祖記開
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關賀婁子幹傳授榆關總管十
鎮諸軍事榆關之名始見於此唐書地理志石城有臨

平定州志 卷之八
渝關一名臨閭關又云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
守提城通鑑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秋七月以春官尚書
梁武王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胡三省註曰榆關在
勝州界與突厥接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提
城所謂臨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後唐昭宗天復三年十
一月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註
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提一百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喻
今讀如榆後梁均王貞明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
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

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
士兵守之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
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通典渝關在平
州盧龍縣東一百八十里續通典宋白曰渝關關城下
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
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
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所以天
限戎狄者也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
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

平定州志 卷之八
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卽金人來
路也關內之地平樂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
州爲遼興府以營樂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金虜行程
云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
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
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明一統志云榆關在永平
府撫寧縣東二十里是榆關乃臨渝關在唐宋平州界
內與平定遠不相及而云平定有榆關者當是平州之

誤

又考州舊志鄉賢有劉敏行者金天會二年進士歷
官河北東道轉運使本平州人誤爲平定遂載入後
華亭王公重修州志檢金史本傳始知其誤刪之此
則平州訛爲平定之一証也

張三謨傳

尤侗

張三謨字緯典平定人性至孝母歿廬墓冬日單衣不
食鹽鹵郡邑旌爲孝子弱冠舉於鄉卽負笈往師高邑
趙南星南星一見語人曰張子正人也館於家者十年
講學論道晝夜不輟天啟二年成進士授行人時南星

爲冢宰魏黨方齟齬之人莫敢近三謨獨鄰居往來不
少避凡三使秦楚汝陽得免禍崇正元年選授御史首
上疏排逆黨評騭諸臣品行劾李魯生去之因早陳言
極論楊維垣議論邪遁張樸張訥表裏爲奸奉旨勸議
又疏言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閣臣盡心輔
導調燮諸務票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
所失許言官不時爭執事關大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
論事固不得爲輕薄詆誣之言以傷大臣之體大臣亦
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蓋

人衆言多固易紛囂而知者必言言者必盡則公論常
伸清議不泯雖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大奸大詐必無
所容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之虞亦無專擅之患
上深是之二年巡按福建海寇李之寄就擒與有功焉
差竣掌道不快於三謨欲出之上曰張三謨才守可原
他無過錯着回道管事明年丁父艱歸七年服闋補原
官上目擊時艱一疏憂國事將壞欲共圖挽其責首輔
溫體仁尤切上嘉納之體仁語人曰張御史一疏某不
第認過且當下拜矣會冢宰缺上召諸臣面舉吏部侍

郎張捷乃舉呂純如吏科盧兆龍同科道諸臣合奏純
如名在逆案不可用狀捷力言其賢且爲訟寃三謨復
奏廷推冢臣甚重卽果事非逆案亦論昭雪何與廷推
純如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
况逆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捷再三奏倘有不
效臣甘認罪三謨言天下事豈堪嘗試捷語遂塞退復
補牘爭之事得寢八年巡按順永保河九年掌河南道
熱審平反甚多有寶鈔活羊之賜御史詹爾選直言觸
上怒下獄命三謨看謨從輕忤旨降行人司正十一年

陞光祿寺丞尋遷大理寺丞署印務上罪司寇劉之鳳
欲置大辟三謨議當戍上駁之或曰何爲寬人危已朝
廷之法從朝廷而已三謨作色曰爾知法爲朝廷之法
不知法爲天下萬世之法乎執議如初上怒鑄三級十
二年進少卿明年陞順天府尹轉大理寺卿十五年内
閣謝陞得罪嚴旨議處臺省新進阿首輔意欲置之死
三謨獨曰謝陞觸聖怒卽不可追但故相國薛國觀賦
死未久不一年而殺兩相臣如國體何於是悉從未減
不數月有枚卜之典三謨與房可壯宋玫與焉閣臣陳

演以舊憾啣可壯陰激上怒遂與冢宰李日宣掌科張
止宸掌道張烜六人同逮下獄南北言官交章申救放
歸卒於家

張致道傳

林 鈺

南亭封翁者柱史張日葵先生父也諱致道初太原人
前二世祖義始遷平定生大安邁迹爲著姓傳至北洲
公欽居益厚而多隱德芬人口頰間然以柔荏善下受
里中牙角莫與較而張氏世美餘慶基於此矣封翁在
諸子中年最幼卽拓落自豪克持門戶事以無憂北洲

公而伯仲氏賴翁以莫余侮也翁室孺人郝氏未淡旬
有北洲公之喪而諸兄方謀析箸以多寡授翁不屑屑
爲計而鹽米事則一以委孺人慷慨負意氣座客常滿
衆且目翁非常人早歲麗庠籍竟厭不就試曰吾曷用
此酬勞子衿哉顧時博綜今古輒有所品題悅可人心
宿儒莫及也翁旣不問家人產又負素封聲以故鳩工
董役之事無虛歲殖遂愈微然每躬自約以奉母甘旨
必盡歡居母喪脩極荼痛而所遺簪珥令女昆弟恣得
之無所畱然則其生前孝養何但口體此母在時獨安

就封翁所耳伯叔兩兄相繼歿無事而伯又宦遊以旅
櫬歸俱翁襄葬事竟不問橐中金尋則獨與仲拮据相
哺也而仲子女食指多家計日益窘翁所有滋息則亟
廩且飲食之雖時受譴訶不改怡怡仲氏子以急難鬻
居居連封翁富家不全得之不予值則亟授券惟兄子
是視又委身左右之事賴以釋鵠領在原之誼至不愛
家不遺力而子女婚嫁概及舉火翁以爲已事也又其
餘者矣閭里慕翁至行謂張必有興者而哲嗣若柱史
公則翁叔子也當下帷露頭角時翁已知其必成立而

家方索然束修傳餐之具皆出自辛勤而孺人佐之柱
史公得以不廢業未幾補博士弟子員旋舉於鄉封翁
喜可知而與孺人泣數行下謂微此誰與興吾宗祊諸
所經營備嘗艱計不使柱史習知之也但時語以毋忘
貧賤時惟天實憐爾祖故而發祥於爾躬爾母作苦瘁
瘖而仲兄豫分功焉皆滹沱麥飴也蓋益視止行遲相
戒者久之時平定登賢書者柱史公無再屈指而柱史
公困公車者又二十年令工竿牘修苞苴家何慮不肥
而翁獨蕭然自持於有司居閒無所問則令柱史負笈

從師得趙忠毅公奉爲主盟日執經問難無異諸生時
也有怒於當道者家巨富業遠遁不解當道欲以爲柱
史德翁聞之輒令出言平反竟不受一金然賓客日益
多家指日繁非稱貸靡給遇歲時恆分所貸食諸三族
而翁母有五服之侄無時不借潤也孺人之兄仲山君
則生養歿葬皆於是乎在而柱史之外戚孤遺亦養諸
其宮中無所靳吁此真可以媿不睦不嫺者矣柱史懲
孺人之不漑已謁選矣封翁急止之且曰爾技不止此
乃翁正自健何亟爲壬戌竟成進士第授行人凡三使

行李皆蕭然封君顧用爲歡至以柱史錫 恩命就養
京邸受貴人謁輒不樂竟不復出居閒則散步郊寺有
物外想柱史或以直言觸朝忌不爲止按閩於晉幾有
萬里行御史依依膝下封君立趣之謂忠孝無兩成我
顧藉守廬兒生活耶聞多所平反則大喜已報 命而
欲陳情則復祝曰無速反速反怒而父也蓋甚深於顧
復而以大義割如此平生擴落多大節口不二心怒不
踰時好排難解紛而羞以自功時貶損從者與鄰里相
嬉遊無貴賤皆樂與交索其崖岬無有也民有呻吟不

平定州志 卷之八
能達上官每爲致之不媚神佞佛求福田利益而甚嚴於臨汝其鳩造學官文昌則尤所重性不喜纖趨若囁嚅耳語腹誹心懣皆以戒其子孫睹柱史公立朝則亦足以見其概矣視教咸以諂刺刺不休其賢否何如也貴益謙厚至老如始孩少壯能躍馬馳驅徒步往返三十里外八旬竟無疾而逝亡之前一日則猶相過從與孫子嬉戲詼諧臨終誦死生有命之語於來去可謂泰然矣太史氏曰柱史公按閩中弊郡吏以不鷹擊爲能然而敦悃慈藹固誠信士大夫矣及讀其家乘乃知發祥綦遠如封君摯行雖古隱君子何多焉柱史方以忠厚直節大用當時後來惇史張皇世德者應未有艾翁之教也夫

朱一統傳

單允昌

朱公諱一統字饒泰號霞淑平定州人由鄉貢士筮仕華陰有令聞崇禎癸未五月移蒲城偉貌修髯音吐弘亮屹然山立不可犯又善謔談言微中輒解人頤昔闖熒熾甚公嚴飭守禦綱目具張十月六日關門陷晝夜坐城頭繕守其每譚及時事艱危輒慷慨言曰今日只

是守不可守只是死更無二義異日公等自當知我心也十一月省城陷降旗遍豎左右微諷之曰某降矣某降矣某降仍得某官某降新陞某官公瞠目曰此各自裁豈吏部堂上論資格地耶曰盍去諸公曰不怕負愧朝廷豈不怕負愧此心賊檄至人愈惶惑環立勸納欵公潛然曰君等於親我輩有真爺孃在奈何欲呼反賊爲爺孃我必死汝輩怕激賊屠城去畱任便時按臺金公駐節朔邑二十六國公擬東行赴告爲秦庭之泣而三四惡少欲奪印降公手劍叱之曰此頭可斷此印

不可得詰朝奸黨愈欲劫公降公給以退食更衣抱印投衙內省井死先是井口狹小公命擴之衆莫知其故蓋其致命之志之死靡他固預定於城頭立譚數語矣此十月二十七日事也年四十有二土民眠舍殮顏如生每月夜哭聲達井傍淒切動人當事者聞於朝

先帝嘉其忠誥贈陝西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單允昌曰逆闖之變遠方死難者余不盡聞吾陝則有撫臺馮公師孔按臺金公毓峒長安令吳公從義中部今朱公新趨公獲與諸公遊獲與諸公同見

先帝於地下

先帝生時知公死則死而見公其知公當益甚於生生為名臣死為明神吾知月夜并傍當不復聞終宵之泣也嗚乎公其善處死也夫公其永不死也夫

董筆傳

張恩

先生諱筆字叔良先世綿科第數傳至曾祖五行潛德弗耀五行生泰樂施予有古義俠風泰生古初先生諱醇儒兩中副車任蒲縣司訓舉子四先生序居三皆郭太君出生而聰慧就外傳即勤呶唔不少休弱冠遊黌

食廩祿文譽日有聲年既壯豐頤長幹坦易光明不為無畛之行亦不設為崖岸事古翁太孺人婉而恭暇即與昆弟輩引酌歌呼適田荆之樂雖析箸猶同大被也性嗜古嘗擷左國紬遷固旁羅騷選而組合之自勤一家言工詩毫飲尤善點波法吉光片羽流播壻城中一鄉善士多出其門下者學使山左董公奇其文拔貢入廷對時長洲慕廬韓公為士林羽翼同業太學雅遇之知其非常人也史仲謀太史為吾鄉乙卯省元未試前語同列曰董子叔良未來吾當獲今科解首其為文人

所敬畏多類此先生人龍學海視掇巍科如拾遺然不
爲榮名所縛繫蚤就寒一席於蔚州至則立社課文士
風駸駸然日改觀大司寇魏敏果公語學憲曰如董教
官殆所謂官無崇卑稱職則善方在欲提舉郭太君病
且不諱家貧艱殮具適任所遣伴贖俸旋日始瞑人皆
稱爲孝行之感丁艱荼苦一遵古制焉旣服闋補官猗
氏學宮頽廢遂集諸生而憮然曰此吾分內事乃捐俸
爲補葺資先賢木主歲久剝蝕者一一整飭之泮璧維
新乃樂鼓周室之菁莪矣先生課文講學無虛日於是

會稽立經舍仲舒下以居有樞趨請業者時設酒肴以
相談諸生亦或絜壺觴雞黍就絳帳而來循循然人皆
忘門外雪而樂座風猗邑之卿大夫悉賓以師禮復與
大中丞爾錫衛公輩約雅集屆期則咏古風一體排律
一體或臨法帖一二紙然後彈棋醅酒斲盡一日之歡
吁今人得一官輒希榮媒寵卽冷署多熱宦習先生獨
蟬脫於濁穢塵埃之外庶古道猶見今茲云先生旣淡
泊寡營稍集俸餘每樂濟人艱愚年友羅子謙爲百常
公令嗣曾語余曰家君髫年應童試貧且廢讀董太老

師憐而延之署齋且教且養卒與世伯兄弟同科丙子
榜卽不肖之得繼書香而幸叨微名靡非洪河之潤也
噫是可以觀天道矣辛未歲大禋河東憲副委賑北鄉
先生粟必全給粥必親嘗嚴蠹吏之禋剝而洽元元鄉
曲倚之爲慈母泊先生覽揆之辰鄉民扶老携幼羅拜
於宮墻左右者千餘人於戲使先生克就其用不難霖
雨蒼生此豈徒以吟風弄月畢乃事者哉乙亥陞蒲城
縣佐鬱鬱不得志唯自適於一觴一咏之間以願吾直
白水澄城諸隣士多負笈而就業焉適邑侯公出先生

奉憲委代庖則冰雪自矢秋毫無所染或有諷以稍自
潤澤者先生嚮蹙曰秦民罷敝已極在蒲尤甚譬若人
病根已成病形未發不以參朮調養而專事急攻或病
發於四肢或膿血而潰爛雖有扁鵲巫咸何能爲哉吁
觀仁人之言可以知仁人之用心矣後憲學公解組高
尚而先生亦遂罷職歸田雖宦囊羞澁以咏遂初藥欄
石砌之間其樂陶陶也時而槽鳴曉溜瓮漲春寒起視
盆梅吐瓣如雪輒延知交來開詩篋列棋枰傾罍相歡
用以幕天地而瞬古今若古所謂得全以酒者無何以

平定州志 卷之八
酒疾終張恩曰昔陶靖節畏榮好古樂酒德而樂天居士醉吟相仍若循環世多艷稱之先生豈其流亞與孰謂古今之不相及也抑余聞先生家居時夢人贈花五枝因題其堂曰夢花而星聚東井桂簇燕山矣夢其吉之先見者與先生含光抱璞以福田遺子孫其徵不獨在夢也語云善濟則昌實孚則光先生之嗣宜昌而光今建翁之樹甘棠於南國也特始基之端耳先生已有葬期乃子孫姻姬之屬俱詳通政潘公誌銘茲不更贅

張草亭傳

吾友李惟純數稱張草亭之奇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初至平定懷肉十脰謁一學究受尚書後稍稍露伎倆人爭物色一日甄侍御子一巡按河西便道歸與共坐傲睨之已而譚詩舉杜工部額句曰在此當罰跪良久山人曰工部跪久宜令且起侍御不懌山人曰吾善舞劍請以樂賓主人奉劍卽舞而歌赤壁賦激昂頓挫傾其座人歌至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目侍御曰吾欲殺人便揮劍砍酒奚斷其帽客皆沮喪侍御怒徑去山人亦去他日與譚時事則四方形勝及兵馬錢穀

險易盈縮之較無弗悉也醉而假寐橫一木於門趾而寢處之緣督以爲經齟齬然有時寫小畫一二幅鬻諸市易銀米自度人益不可測嘗心異焉今得苗太學錄宋登春詩乃知所稱張草亭卽其人也魏開府言山人與吳徐宗伯善老而無子有一女欲爲之裝則走吳下客宗伯厚遇之家臣驕蹇山人視如已僕甚相厭苦雖宗伯亦冀其去一日語宗伯曰公意覺日疎諸僕凌我徐曰何物敢爾當鞭之百山人指其人宗伯鞭如數示辱而已山人曰吾有女求二十金糊其口將縱觀海若窮日月所入出無久滯此爲宗伯出贈金受而辭去徐出祖酒數行宋曰止毋敗吾興多留酒足矣放舟大洋呼白引滿醉而自沉臨邑邢子愿感其事作傳賦挽詩十章徐見以爲誣已別爲傳亦賦挽詩十章

高烈婦傳

明 李東陽

世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信夫夫臨事值難義激氣動雖中人之資蓋有視死如歸者矣及事勢稍定情志以舒美利在目甘言在耳無重賞以誘於前嚴刑以驅於後其不逡巡退縮自恕而不覺者豈不鮮哉世固

有相約赴難不終夕而已背者况積日逾月愈久而不變耶吁身爲人妾無錫命於朝無敵體於夫悲悲心誓身決求必死之爲快尤人所甚難者世又有小官未職自委不急於君父之難何哉丈夫與懦不立則喻諸夫入揆之高氏殆婦之不逮遠矣定山莊景以二詩挽之云晝哭黃河淚未乾人間此道本難言冰霜歲月生平定天地綱常死愈堅從一無人知大義青天有鐵鑄心肝我詩知更諸喬在風節能無到不刊未亡人却與誰同垢面如灰兩鬢蓬老淚吞聲空白日落花已死在泥

中此心百折終難改世事浮雲總一空萬古綱常變婦女不勝搔首更東風

弔國殤文

唐陳子昂

丁酉歲三月庚辰前將軍尚書王孝傑敗王師於榆關
峽口吾哀之作此文天未悔禍兮熾此山戎霍老昏幼
兮人羅其窮帝用震怒兮言剪其凶出金虎兮曜天鋒
掃宇宙之甲馳燕薊之衝何士馬之沸悞若雲海之洶
洶河朔少年韓魏勁卒戈矛如林白羽若月但欲蹈烏
丸之壘刈赤山之旗聯青丘之繳封黃龍之屍凶胡猖

獾姦險是憑蛇伏泥滓蟻鬪丘陵哀哉將之乞勇兮無
算畧以是膺陷天井之死地屬雲騎以相勝短兵旣接
長戟亦合星流颺馳樹離山谷智無能施其巧勇無能
制其怯頓金鼓之雄威淪輿尸之敗業嗚呼哀哉矢石
旣盡白日頽主將已死士卒哀徒手奮呼誰救哉含憤
抗怒志未迴殺氣凝兮蒼雲暮虎豹慄兮殤魂懼殤魂
懼兮可奈何恨非其死兮棄山阿流血積骨殪荒楚思
歸道遠不得語降不戮兮背不誅歿不賞兮功不圖豈
士力之未殉誠師律之見孤重曰壯士雖死精魂用凶
醜爾讐不可縱我聞強死能厲災古有結草抗杜回苟
前失之未遠儻冥讐之在哉嗚呼冤兮念歸來
明御製祭媯皇氏文

惟神功施於時德裕後世仰瞻陵寢必當慎祀朕
有天下首勅所司凡有古先帝王陵寢常加修理
以附近人戶看守常年祭祀已著成式尚慮追崇
禮有未至故於三年秋祭特致其嚴神其鑒知

諭祭南京太僕寺少卿白思明文

孝宗

惟爾早登科第遂領花封晉屬銓曹都憲峻擢出

知名郡太僕載陞賢譽彰聞才猷茂著正宜委任
胡遽長終訃聞來聞特賜以祭爾靈不昧尚克歆
承

諭祭禮科給事中郝夔文

世宗

爾以樸茂之質敏達之材擢秀甲科蜚英諫苑効
勞既久抗直敢言邊徼覈功堅執不屈權奸擅政
憂憤自經更化之始含冤可念特加

恤典諭祭爾靈九原有知尚其歆服

諭祭南京戶部左侍郎楊思忠文

穆宗

惟爾性資質亮行履端方奮跡制科筮官民牧賢
聲日啟遴直瑣闥讜諭時聞共稱蹇諤雖官守之
中罷而人望則攸歸繼而召起巖穴旋即屢遷華
要迨擁旄於陝右軍氣載揚尋督餉於雷曹邦儲
攸賴曾投閑之未幾乃衰訃之遽聞念茲徃勞宜
由卹典禮併祭葬爾克歆承

唐京兆遺跡

王道行

唐京兆寬事父母極孝封公八十京兆與子某弟某各
輪五日視寢衣不解帶假寐臥側每一轉身即問起居

親為翦蚤浣足拭身垢子弟輪值常中夜至戶外呼之
恐其熟寐也不知已私去矣奚童以睡熟應之封公每
戒曰勿用哥子來善睡不惺八十以壽終自死馬卿丁
繼母憂至凭虛閣下輿痛哭步至家寢棺旁五十日三
止食如家禮饌具甚豐母子欲掇食之戒勿予竟食也
曰吾母固喜兒食已既飽命蒼頭撤去曰母飽矣居鄉
絕不干撓公府鄉人浼關說者不得已飲之酒為代納
贖銀持銷票示之道行與公宦轍不相際未詳其行履
向官秦中張太宰元洲為右使言蒙山篤厚君子然義
所不可即寮采亦厲色叱之一子不肖與娼投環死公
祀遂絕嗚呼天之與善何如哉

慈節篇

明梁夢龍

真定支邑新樂趙侯璿山西平定名士也清風美政冠
冕一時予適謝政村居稔聞而樂道之共友崔生守仁
曰惟茲循良厥有本源守仁交於趙侯故得其詳侯在
襁褓其大人即捐背獨母夫人撫而教之夫人平定庠
生白雲深之女也生而聰敏端潔絕無嬉戲不御粉黛
乳母一日為傳面輒浣去曰假飾何為識者占其雅操

及筭歸趙奉兩尊人曲盡孝敬夜篝燈織紉佐趙君誦
讀久且不倦又樂施予嫻黨多蒙其惠畧無德色不踰
年家浸浸起里人咸稱其德嘉靖庚申夫人方二十七
歲趙君病侍藥食起臥竭乃心力病甚夜焚香祝天
祈以身代及卒痛絕復甦者至三四水漿不入口至親
力勸之乃少飲水飲已泣曰未亡人本欲同葬奈何姑
嫜誰其奉養兩遺孤誰其顧覆今爲趙門勉畱殘喘亡
何家業蕭條日綴綵績縷易衣與食形影相弔脩嘗辛
苦了無愠色兩遺孤侯其季也長明農獨侯治博士業

或稍燕惰卽切戒之以故侯學勤行潔後登鄉薦蒞官
奉職惟謹皆夫人之教也學使賀憲副嘗表揚之今年
逾六十貞操凜如一日余聞崔生言已爲正襟曰昔穆
伯蚤卒敬姜矢節方績其子文伯勞止之姜慮其驕於
位而成情縷縷有戒言文伯懼益奉職不懈遂成令名
先師仲尼稱之今侯母殆有敬姜之風乎於侯之先人
爲節婦於侯爲賢母茲垂老論定矣爲著慈節篇

平定州志卷之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